

科举考试为何有人“冒籍”、有人“移民”

□程太和

现在有“高考移民”问题，旧时的科举考试也同样存在“移民”问题，想办法合规地到某些更有利于录取的地方参加考试。

科举考试分四级进行：一，院试，又称童子试、童试（包括县试、州试、府试）；二，乡试，又称省试；三，会试，又称京试；四，殿试，又称廷试。院试在本县或本州、本府进行，乡试在本省进行（也有的是两省合用一个考试场所），会试在京城进行，殿试在宫廷进行。

院试录取有名额限制

科举考试的第一关是院试。

院试被录取者称为“庠生”或“生员”，俗称“秀才”。生员中又分三种：最好的为廪生，次为增生，新人泮的称附生。一个县录取多少生员，朝廷要参照该县的人口情况及每年对国家缴纳的赋税多寡综合考量而定。如遇到皇室喜庆恩诏名额比正常年份要有所增加。例如如皋县清代历史上最多的一年被录取42人，最少的一年仅录取17人。

院试的录取，主要看八股文的优劣，参考经史、时务和试帖诗，择优录取。清光绪七年（1881），黄体芳任江苏学政，这一年如皋县录取名额为35人。当年三月，黄体芳学政按临南通贡院，考如皋童生，所出八股文题目为“晨门”二字。

这题是从《论语》中“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一语中摘出的。根据朱熹注解，“晨门，掌城启门之人”。全句意思是：早晨，子路来到城门脚下，门没有开，负责启门者问他从哪里来的。考官看童生们如何描写此情景。全场试毕，阅卷已选中30多本，尚未完成当年分配名额。再在落卷中翻阅，内有一本以“疏星几点、明月五更”八个字，描写子路与看管城门的人相遇时的景况。黄学政看中了，以35名进学邑庠生。此人年仅十七八岁，是如皋历史上录取的最年轻的秀才。

籍贯问题

参加科举考试者，首先要“身家清白”。所谓“清白”，就是家庭不是“娼、优、隶、卒”户。即：为娼的、唱戏的、衙门当差的服务行业的“下役人”及其子弟不得参加考试。其次是受过官刑的，也不得参加考试。

想参加的人则要有籍贯。籍贯，本指一个人的祖居或出生的地方，人皆有之。可是报考的籍贯要有三代（曾祖、祖父、父亲）姓名，如果其中有读过书考过“功名”或者做过官的，确认有案可查，称为有籍贯；如果没有考过，就是没有籍贯，要开籍。所谓开籍，办法是找有籍贯的同姓人家认本家，或者被其继承为后裔（立嗣）。如南通张謇系农家子弟，就是找到如皋张某，算作

其侄张铉之子，取名“张育才”，考取如皋县同治七年（1868）童院岁试第26名秀才（1931年10月中华书局刊行张謇著《张季子九录》）。

《归籍记》一文叙述记载因籍贯问题曾引起纠葛。

也有人用钱捐个监生，再捐佐杂官，这就有了籍贯。

监生是公开的、合法的，可直接参加乡试考举人，但仅为出身，一般不参加国子监读书。

各地录取名额分配差距大

清代科取士沿用明制，院试每年冬季考一次。乡试于农历子、卯、午、酉年的中秋节前在全国各省省会进行。南京（江宁府所在地）的乡试贡院是江苏、安徽两省合用的一个考场。江苏省有8府、3直隶州、2厅，所属州县66个。安徽省有8府、5直隶州，所属州县56个。两省每次参加考试的生员（贡生、秀才和监生）约5000人。

南京的乡试贡院内设大主考、监临官、十八房同考官、提调官等的办公室以及上房、餐厅、接见考生的大厅（叫“衡鉴堂”）等厅堂。“衡鉴堂”匾额是朱熹写的。考生的住所是一座敞屋，三面用木板隔间，前面为人行通道。隔开的每一小间仅可放置一张睡铺，门上悬挂门帘。用一块小板搁在两边间隔板的木条上，供考生充当桌子写字作文。为考试服务的当差、杂务、夫役、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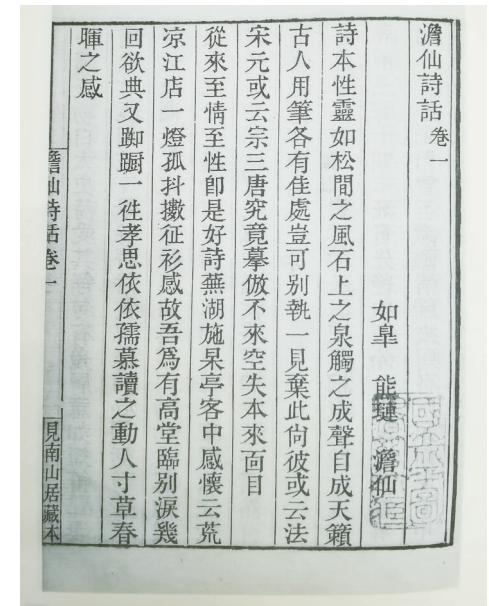
题的刻字匠和印题纸的印刷匠等，都住在贡院内。贡院的围墙遍插荆棘，人们称之为“荆围”。乡试的第一名叫“解元”。江苏、安徽的乡试“解元”是轮流“获隽”。中秋节后几天，布政使前来启封贡院的辕门，让考生回家。重阳节（农历九月初九）后考生打听自己是否考中的信息。乡试考中的为举人（俗称“孝廉”）。考中了举人，即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前18名均可称“经魁”。举人可任知县或府、州、县学官。举人录取名额依据各省人口、赋税缴纳多寡分配，差距较大。

如上所述，一般的乡试贡院是本省生员参加考试的场所。但顺天府乡试比较特殊。顺天府是直隶省省会，又是都城所在地。顺天府乡试贡院准许在京官员或子弟参加考试，且录取名额较多。故各省生员通过关系“移民”前去顺天府乡试的大有人在。不过，这种“移民”，要有在京的同乡（一般指同一县）官员出具“印结”（盖有印章的保证文书），方得入场。如果没有在京任职的同乡官员，而有同一府属其他县在京的官员出具“印结”，亦可履行应试手续。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如皋人戴联奎（字紫垣）即在顺天乡试时中解元，次年会试（即国家一级的科举考试，农历丑、辰、未、戌年在京城进行）中进士。如皋人黄毓琳（字少轩）也是在光绪十四年（1888）顺天乡试时中举的。除他们之外，清代通如地区还有人是到顺天乡试，并且考中的，就不一一列举了。

如皋才女熊琏

□吴扬

如皋才女熊琏是清代乾嘉时著名的诗人，她善于诗词创作，柳絮才高，可无奈造化弄人，一生坎坷。但她终生以诗为翼，在清代诗坛上留下了自己的声音，绽放了属于女性的芳华。下图：熊琏的《澹仙诗话》。



左：1936年，支持林语堂文学理念的《谈风》创刊，刊出一张林语堂先生离国前夕的合影。照中两排人，前排坐者右起：徐訏、陶亢德夫人何曼青、林语堂夫人廖翠凤、黄嘉音；后排立者右起：陶亢德、张沛霖、黄嘉德、林语堂、张海戈。除去两位女士，陶亢德、徐訏、黄氏兄弟都是林语堂的办刊同人。张沛霖仅是唯一作者，可见林先生与他的关系很好。图片说明干脆写成“宇宙风社、西风社、谈风社同人欢迎林语堂先生回国留影”。下左：张沛霖、徐世珍伉俪年轻时的合影。下右：《开明英文读本》的第一册。



林语堂的好拍档——张沛霖

□白淮

论及海内学林英文泰斗，辜鸿铭、林语堂、钱锺书、葛传梁是不可或缺的。林先生擅用英文，编辑教材、撰写小说、翻译作品，无不涉猎，闻名海外。他还大丘道广、结交好友，提携过一位英文编辑张沛霖。

张沛霖（1906—1960），名恩溥，字沛霖，如皋人，先后于如皋商业学校教授英文，上海开明书店编辑英文书刊。他为胡适、叶圣陶译过文章，又编发过钱锺书、葛传梁探讨英文注解的佳作。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京召开，张沛霖任同声翻译。他的英文造诣，可见一斑。

张先生英文优秀，源自家庭富裕、家长开明。其父张藩为拔贡，协助清末翰林沙元炳创办如皋师范。尽管张沛霖幼年失怙，但是家中仍很支持他读书。那时，思想先进的如皋乡绅们都很看重扬州美汉中学。20世纪20年代，沙元炳之子沙迎、冒鹤亭之子冒效鲁、张藩之子张沛霖，都不惧路远，负笈扬州。美汉中学擅长外语教学，英文写作与口语训练都很严格，周六举行英文竞赛、英文演说、英文辩论，学生交流与写信均用英文（冒效鲁《知非杂记》）。

1928—1929年，林语堂编写、丰子恺插图的三册本《开明英文读本》先后面世，受到各地师生追捧，林先生红极一时。1931年，时在老家执教的张沛霖，发现《开明英文读本》中的几处讹误，去信上海，告知林语堂。林先生复函感激，还邀请张沛霖去开明书店任英文编辑。于是，张沛霖南下上海，投靠林语堂。从此，两人结为好友，张沛霖在工作上常常协助林先生，成为他的“最佳助手”。

20世纪30年代，林先生鼓吹幽默

文学，数次筹办刊物，张沛霖译文支持。1932年，林语堂创办《论语》，刊有张先生译文《运棺者》《一块钱》《桌底下》。1934年，林先生又创办《人间世》，张沛霖投去译文《上海的外人》《人物与批评》。《上海的外人》刊于第20期首篇，同期作者还有郁达夫、丰子恺、阿英、谢冰莹等名人。1935年，林先生主编《宇宙风》，张沛霖发表译文《欧洲的角逐场·非洲》《美国大学生活》。1938年，《西风副刊》创刊，林语堂为顾问编辑，张沛霖又投去译作《闪电的神秘》《英国的赌风》《人造眼》《梦的研究》《煤矿参观记》。对于张沛霖的积极支持，林语堂心中有数，将他视为亲密的“办刊同人”。

张沛霖不仅译文章，还翻译著述支持林语堂先生。1931—1932年，开明书店出版了上下两册的《开明英文文法》。这本书是林语堂的英文文法专著，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即便外国学者也有很欣赏的。

1931年，东京大学市河三喜教授前往巴黎，出席法国大学创办400周年纪念大会。其间，他遇到来自中国中央研究院的林语堂先生。可惜两人初见未交流。一次会议上，林语堂发表演讲，法语流利，给市河三喜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市河三喜知道了林语堂的声名，后悔没有主动和林先生攀谈学术。这年下半年，市河三喜前往丹麦，拜访文法学家权威专家吉士勃孙博士。两人谈话中，吉士勃孙及林语堂前不久来访，又取出《开明英文文法》给市河三喜，盛赞此书“极其有趣”。市河三喜返回东京后，托请沪上友人购寄此书。他读后认为此书的确值得注意，全书受到吉士勃孙《文法理论》的影响，文法依照意念或意象进行分

类解读，而且论述方法又别出心裁，合乎中庸之道，日本尚且缺乏如此英文文法佳作。于是市河三喜用英文撰写了《一个中国的文法学家》，将林语堂其人其著介绍给日本的英文读者。张沛霖将《一个中国的文法学家》译为中文。彼时，开明书店在《申报》辟有“读书俱乐部”版面，丰子恺先生题眉：“一个中国的文法学家”。1935年，林先生主编《宇宙风》，张沛霖发表译文《欧洲的角逐场·非洲》《美国大学生活》。1938年，《西风副刊》创刊，林语堂为顾问编辑，张沛霖又投去译作《闪电的神秘》《英国的赌风》《人造眼》《梦的研究》《煤矿参观记》。对于张沛霖的积极支持，林语堂心中有数，将他视为亲密的“办刊同人”。

为了让中文读者可以学习《开明英文文法》，张沛霖还决定翻译此书。林语堂不仅同意，而且鼓励他早日动笔。1936年12月，张沛霖已经完成译书工作，写下《引言》，介绍此书价值之余，又骄傲地引用了市河三喜的赞语：此书是“中国学术界对于英文研究的一个很好的贡献”。中文本《引言》及部分正文，连载于《中学生》杂志，再由开明书店发行全文。

林语堂的英文译著《浮生六记》与如皋人的关系也很密切。《浮生六记》是沈复的著述，自从在冷摊被发现，便受到俞平伯、林语堂等人的极力追捧。林先生翻译《浮生六记》，轰动一时，因为杂志社给出每千字二十元的稿费，打破当时的稿费纪录。《浮生六记》译后，刊于《天下》等期刊，终由西风社于1939年发行。既然印书，林语堂希望英文本《浮生六记》图文并茂。先说图，沈复暮年于如皋任幕僚，如皋安定书院山长管贻蔚就为《浮生六记》题诗。在如期间，沈复应友人冒晴石邀请，绘下《水绘园图》。沈复画作传世甚少，当时此画为如皋冒鹤亭所藏。林语堂借来《水绘园图》，印入书中。再说文，为了尽力减少译文讹误，林语堂反复校对之外，又请友人张沛霖重校，发现数条勘误。林先生写下此书后记，记下张沛霖对于此书的帮助。

抗战期间，张沛霖携家人回如蛰居。抗战胜利后，1945年冬天，张沛霖又回到上海，任开明书店《英文月刊》编辑。1946年，他在住处方面遇到困难，不得不在报上打起征屋广告：

鄙人原籍苏北如皋，妻儿六人，去冬避难来申，寄居亲戚处。现以房屋发生纠纷，限本月底以前迁让。穷书生既乏金条，又无大亨撑腰，更非可住配给房屋之公务员，家乡土地，已成内战之屠宰场……

张沛霖敬启 九月二十日
据张沛霖的同乡学生管维霖回忆，幸好1947年开明新村（书店集体宿舍）建成，张沛霖家人终有居所，摆脱生活窘境。

说回1946年，张沛霖被选为民建上海分会候补理事。他与林语堂政见不一。据张沛霖后人告知，1949年鼎革之际，林先生未曾忘记他的好助手，劝说张先生远走海外，他可代为安排。张沛霖以家人拖累为由婉拒。从此两人，天各一方，未通音讯。

去年，如皋申报“中国文学之乡”，有人认为如皋缺乏翻译家，我当场表态：张沛霖是林语堂的好拍档，译过著作，又译过大量的欧美文学作品，刊于知名刊物。他是一名资深英文编辑，还是名副其实的翻译家。

石港得名传说

□施志淮

石港地名的由来，旧州志中无从查考。

“石港”这一地名，最早见于五代南唐初。旧《通州志》载：“南唐李昇在狼山设静海都镇制置院，统辖狼山、石港、余庆、蔡港、西塞五寨，石港原名始见于此。”

南北朝初期，海面渐东移，水中露石

质小洲，被称为“石渚”，它和胡逗洲、南布洲、东布洲先后淤涨衔接，开始逐渐成陆。此地以煮海熬波、扬帆撒网为业的先民是最早的开发者，也有许多因犯罪被流放或因灾难而流亡的人来到此地以煮盐获利谋生。中唐以后盐业产销逐步进入兴盛期，行盐有商，自古已然。中西部区域的私营盐行商纷至沓来，运盐的船只往来穿梭，数

以百计。

运盐船空船身不稳易侧翻，超高又无法过桥，为稳定船重心、降低船的高度，船夫们就把石头装船压舱，称“压舱石”，船靠港装盐时先卸石后装盐。久而久之，港岸两旁积石如山。宝应元年（762年）六月廿七，唐代宗李豫任命刘晏为户部侍郎兼京兆尹，担任

度支使、转运使、盐铁使等职。时年秋，刘晏为恢复漕运，乘舟南巡，了解煮盐和漕运情况。传说当船只行至运河支流北一处，见河上百帆竞驶，两岸积石如山；停靠盐船卸石装盐，一派繁忙景象。刘晏即问漕卒这是何地，漕卒回复是石渚，刘晏认为如此繁忙的石岸港口，应称石港为好。从此石港之名代相沿，沿用至今。

征 稿

“城市记忆”设有江海廉韵、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老建筑、历史人物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为佳。（投稿邮箱：csjy1000@163.com）